

愚谷文存

愚谷文存卷之三

海寧 吳 騫 槎客

新刻拙政園詩集序

予少日嘗重刻徐夫人深明拙政園詩餘迄今且數十年復得詩集于其六世從孫奉峩亟謀剞劂合入海昌麗則集以行按拙政園詩餘一卷原本一卷重刊釐海爲三卷附錄一卷海昌相國在日曾序而刊之板尋燬詩集則初未授梓故世第傳夫人長短句而罕知其詩是編通得古近體二百四十餘首未詳當日何人所輯并無歲月序跋可稽予細觀辭格清醇丰神靚淑洵可爲閨閣之英至其身

際艱虞流離瑣尾絕不作怨悱語卽與相國唱和諸作
龜勉慰勗之意時見乎言表爲不失風人之旨尤非尋
常巾幗所易及昔廬陵李石園司馬序其夫人朱遠山
隨草云余旣遭時弗造賦命不猶從刀鋒劒血中萬死
一生皆內子周旋而左右之境遇亦良苦矣然平常絕
眇佗倖怨懟之色遇變復無兒女牽顧之情每閑居相
與揚挖風雅凡古今人物之賢否及世道之治亂興衰
升沈顯晦之跡未嘗不若燭照而數計之噫夫人之境
遇亦何以異是詩餘始刊于順治癸巳逮今百五十載
而詩集方克壽梓延津雙劒久湮復合固由奉義搜訪

之力要亦作者之精誠有不容終泯者司馬著石園全集斯編也出好古之士試憑廬陵之說取石園隨草與夫浮雲拙政參互以觀雖世殊事異其能無撫卷而累歎乎嘉慶八年秋日識

梅花園存稿序

梅花園存稿一卷鍾淑人眉令著淑人名韞爲鄉前輩逸遠查先生配悔餘太史母也本仁和人祖忠惠公明萬歷中名臣著在史傳淑人少嫻內則工詩及長短句與逸遠先生唱隨偕老彷彿鹿門之風又能教其子以成令器昔晉王渾妻鍾氏乃太傅繇曾孫女通識古今

諸子竝擅才藻時稱鍾夫人之禮今觀淑人詩澹遠饒
有林下風顧以略才名崇學術教其子何鍾氏女子之
多賢耶惟是太史當日以文章學業爲士林所宗仰而
此稿未之板行以公藝苑何歟豈其恪守聖善之訓以
爲著述非婦人事而弗欲出之抑亦知夫白雪之詞幽
蘭之調終不與曉風殘月同其銷歇于天壤間歟予刻
海昌閨媛詩因取付剞劂以存一家非遂謂足以盡淑
人也淑人有妹名筠亦工詞翰有梨雲閣詩餘一卷皆
手自編定惜未有梓之者

月珠樓吟稿序

予友荆溪黃君湘雲有才女曰香冰夙耽墳籍事吟咏
予聞之匪朝伊夕迨與湘雲交稍稍得讀其詩符采朗
澈氣靜而骨腴卓然有林下風香冰亦以予與嚴君契
之深也手錄其月珠樓吟稿一卷屬予點定予惟閨閣
藻翰古今所尚自三百篇下迄漢魏六朝唐宋以來作
者不知若而人大抵幽貞淑通德類情而殊才絕特
足以領袖管彤斯爲不朽顧才之與遇恒苦不能兼故
雖有詞如執扇巧類璇璣終風自悼于寤言飛絮致怨
于天壤蓋亦指不勝屈矣香冰性樂鉛槧而襟情恬曠
不羨華綺居恒慕桓少君孟德耀之爲人湘雲無子故

尤憐愛之相攸得武進伍子穎少築甥館而處焉冰玉相倚笙磬應和其唱隨之樂卽嘉淑良耦當不是過而更有韵事則一門之內盡攻聲韵蓋穎少尊甫青望及弟旣庭少受詩法于宜興儲長源史衍存兩先生稱高足弟子而穎少及兄康伯稟承家學弱冠卽有機雲之目每一吟成門以內屬而和者如珠聯璧映卷軸盈几案嘗彙刻毘陵伍氏合集久爲藝林紙貴此豈古今才女子所易幾者耶他日穎少復謀于中閫將併以其詩付剖氏以合家集則慨然曰予非欲以三寸柔翰駕班姬而誇左嬪也良以弱齡孱病受顧復恩且終鮮兄弟

故聊假呻吟博晨昏一啟顏耳假詩刻毘陵身依江夏
竊有所未安予聞之謂穎少曰此北宮嬰兒之志也君
勿強之往予刊海昌四閨秀詩詞爲麗則集香冰雅慕
之今是編也請攜歸刻附麗則之後他時或離或合一
聽之知人論世者不亦可乎僉曰善并書之以爲序

陽羨名陶錄序

上古器用陶匏尚其質也史稱虞舜陶于河濱器皆不
苦窳苦讀如鹽苦窳者何蓋髻墾薜暴之等也然則苦
窳之陶宜爲重瞳所弗顧已厥後關父作周陶正武王
賴其利器用也以大姬妻其子而封之陳春秋述之三

代以降官失其職象犀珠玉金碧焜耀而陶之道益微
今復穴所在皆有不遇以爲瓴甌罍缶之須其去苦窳
者幾何惟義興之陶製度精而取法古迄乎勝國諸名
流出凡一壺一合幾與商彝周鼎竝爲賞鑒家所珍斯
尤善于復古者與予竭來荆南雅慕諸人之名欲訪求
遺器破數十年之功而所得蓋寥寥焉慮歲月滋久并
作者姓氏且致翳如擬綴輯所聞以傳好事暨陽周伯
高氏嘗著茗壺系述之間多漏略茲復稍加增潤釐爲
二卷曰陽羨名陶錄冀超覽君子更匡益所未逮焉

桃溪客語序

予往遊荆南樂其風土之恬曠人士之雋淑買田學稼
結廬國山之下日與巖翁谿父相往還輟畊多暇偶有
聞見則筆而識之積久成帙以其叢脞鬼瑣一若道聽
而途說之命曰桃溪客語若夫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
之幽情世有東都主人能無听然而笑乎

拜經樓詩話序

著述之道蓋難言矣昔人論詩話一家非胸具良史才
不易爲何則其間商榷源流揚挖風雅如披沙簡金正
須明眼者決擇之予于有韵之語初未能研其得失諳
其良苦又烏足以操三寸不律而雌黃而陽秋哉顧已

雖不能詩乃心有所獨嗜遇朋箋酒座聞人談藝臺臺
忘倦輒或樹齒牙其間暇且筆而識之殊不自悟其弗
可已也間復以史喻之夫學通古今識究天人之際者
固推南董遷固之才亦有爲別史爲稗史爲蕪史爲穢
史下至卮言謏說巷議街談苟稍足以資記注而廣多
聞要未必爲三長之士所盡斥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
備詩話之裨乘可乎抑又聞諸滄浪氏之說詩以妙悟
爲上乘則所謂挂羈羊之角久已無蹟之可尋而况詹
詹于魚兔之筌蹄也哉

陳景辰荆南小志序

山經地志爲史家外乘可以輔皇輿而備職方氏之掌
錄所關亦綦重哉若伯翳作山海經具述海外諸幽奇
瓊異自非鴻通淹洽之儒能解畢方之禽辨盜械之尸
者渺不河漢其言三代而下惟桑經酈注苞羅宏富加
文致逋峭讀之令人超然神遠故譜方輿者必于是徵
文攷獻者亦于是稱古今絕撰焉近世有徐霞客遊記
殫畢生精力舉數萬里山川薈萃爲一編使人不出戶
庭能坐攬天下之勝至于逾昆侖探星宿海遙見方外
黃金寶塔舉博望之未睹涉流沙歷西域溯迷盧阿耨
觀人馬積骨標識知元裝所未經皆足以廣聞見而補

史傳惜書多散佚于東西洞庭陽羨金陵京口等均付闕如不無遺憾予友陽羨陳君景辰夙負魁奇倣儻之槩又博雅嗜古性好遊覽陽羨故饒佳山水支峰蔓壑古洞仙巘景辰遊屐所至輒畱連吟賞或撫摸古刻至累日夕不能去間哀其所經歷者爲一編曰荆南小志予讀之雖卷帙無多恍寘身千巖萬壑中有應接不遑之致且文筆簡雋殆不在酈徐之亞予寓荆南久嘗輯國山碑攷及桃溪客語陽羨庠生紀略等恒資景辰爲鹽石斯編之成匪特可匡予不逮卽以補霞客之闕也可矣小志云乎哉

宜興縣志拾遺序

職方氏之書若山經地乘均列于史家非稗官小說之可倫比顧一山一水設偶有譌舛挂漏後人猶可鉤稽糾證以補其失若夫一邑之志爲千百年文獻攸關其人物之臧否善惡萬一失實使往哲抱憾于無窮而來者莫可徵信是以稟筆之貴得其人如明亡名氏無錫縣志康海武功縣志韓邦靖朝邑志等義例分明綱目具括上下古今風土人物使人一覽而得其要故爲脩邑乘者首屈一指比觀予友任君澧塘潘君璜溪手輯宜興縣志拾遺洵乎非有卓識而具史才者不能也先

是善化唐陶山刺史來宰荆溪議重修宜荆縣志予亦力贊之屬鳳臺胥燕亭大令勅稿未卒業會陶山移官而燕亭亦爲人擠排以去繼之者率非其人荒穢叢脞紕漏百出二君深以爲憂乃慨然復從故局中收集散亡分門裒香厥功甚偉而用心亦良苦矣澧塘自序謂無黨無偏不僭不濫庶可信今而傳後要爲不誣他日更有賢令尹如陶山者重事編纂以成善志必當以是爲津逮否則若毛西河檢討之蕭山縣志刊誤亦不妨孤行以備一邑之信史夫誰曰不宜書旣成二君屬爲論定予鄉亦有志于荆南人物又夙爲陶山見知深嘉

二君之勤故不辭而爲之序并將以質于刺史云

海寧經籍志備攷序

海昌自東晉六朝以來名賢著述夥頤舊志旣多漏略舛譌而先後失次者亦復時有爰爲增補訂正重加編次誤人名蹟稍晦者并著其字亦從舊志例也予于海昌先賢著述蒐訪垂數十年露鈔雪購頗費苦心是編藏之家塾聊以備一邑文獻之徵洛塘周耕厓孝廉讀而善之且爲跋其後蓋良友實有同志云

楊中允葯房心語序

鄉先輩楊晚研先生康熙辛未以二甲第一人登第入

詞林累官至右中允視江南學政未終歲而去生平力學攻古文詞書法入晉唐閫奧湛深經術尤精于易春秋蚤從秀水朱錫鬯檢討姚江黃晦木徵君遊故造詣謨論多有發先儒所未發者查悔餘內翰所撰墓志述之綦詳且惜其不冝著書垂後故世尠知之者葯房心語一卷皆飲具銘或疑先生蓋得諸朋箋酒座偶爾游戲筆墨似未足覘其柢蘊予竊以爲古聖賢于凡几杖槃匱之屬莫不爲之銘所以著警矧溺于酒者爲害滋大是以書傳酒誥之篇詩係賓筵之什庾闡斷飲而作賦劉惔鑒古以爲箴諸如斯類何可殫述觀自序言和

而不流成禮而不繼以淫亦足窺其用意之所在然則
斯編也非特不可作遊戲筆墨觀儒者竝宜揭一通于
座右以爲朝夕省覽其庶幾乎先生之歿距今八十餘
載傳本絕少偶從郭溪蘇孝廉士樞借得因錄而藏之
查悔餘先生陪獵筆記序

古者君出則史載筆士載言蓋文學侍從之臣于以黼
黻皇猷潤色鴻業若周之史籀漢之枚臯司馬相如揚
雄之徒莫不作爲典章播在歌頌以紀隆平之盛而垂
休譽于無窮是亦文章報國之一端歟予讀鄉先輩查
悔餘先生陪獵筆記三卷不第敘述羽林七萃之雍容

并以見當日

九重眷遇之隆而先生夙夜在公黽勉供職視諸公爲獨勤也蓋先生受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康熙癸未 召入翰林備顧問

是秋卽隨蒐灤陽明年以分纂佩文韻府畱京師乙酉丙戌二歲皆隨 駕至口外朝夕在屬車豹尾中其紀

恩應制諸作則見于隨輦攷攷甘雨三集而此乃雜記道里山川及承對 詔旨之事揔三集與筆記以觀幾合夫載筆載言而一之然此書雖不在實錄起居注之列亦足以資掌故而佐職方氏之采擇較諸三集不

綦重乎自來傳本絕少猶子昂駒頃從海鹽陶氏愛吾
廬借得先生手稿予乃獲寓目亟令傳錄其副而藏之
先生早負盛名中歲頗躋于遇五十餘始通籍供職翰
林歷俸未滿卽請假歸葬親旣還朝又數載竟賦遂初
計其名挂朝籍者首尾僅十年耳其淡于進取爲何如
昔歐陽公有言顧瞻玉堂若在天上是在人間而憶玉
堂也先生則每從玉堂而想人間故其詩曰笠簷簑袂
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雖

仁廟亦嘗賞其高致嗚呼是豈同時侍從諸公之所能
企及宜其書之足爲藝林寶貴也昂駒請題于卷端爰

述其梗概如此

宜興陳氏二書合鈔序

予竭來荆南道中常訪求先民著述去冬從松陵楊進士立歐得陳定生先生山陽錄今年春復於沈孝廉呂黃得其年檢討婦人集二書竝曩所心慕者也間嘗觀之山陽錄感懷今昔邈若山河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非耶婦人集則又風流儻蕩有典午名士之習然而故家遺俗流風餘韻未遂與玉樹後庭同其銷歇者亦髣髴于是乎見之予故合二編鈔而藏焉俾覽古之君子知有明所以結三百年之局者區區南部之煙華

不烈于東京之黨錮也辛亥齊豐宿山日

張繼才補元史藝文志序

昔司馬遷作史記不列藝文至班固漢書始爲之志於時六經載籍以及九流百氏之書咸著於篇俾後世學者得藉以攷鏡此雖不遺向歆之成編亦足補龍門之未備也東漢兩晉而降迄乎梁陳斯志旣多闕略唐初修隋書於經籍一類志之獨詳三長之士要有取乎焉爾後來史官若劉子元之徒頗不以班氏爲然是以新舊兩書此志已不及隋之詳備豈亦有監於子元之說乎宋史諸志藝文尤爲漏略遼金二史竟爾闕如固無

論已元自伯顏南下圖籍盡載而北維時朝廷又廣開遺書之路凡以書來獻者或命以官或給以祿佳本則識之玉章掌諸近侍儒生著述皆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者令江浙行省或所在儒學刊行是以元時載籍極博而奎章崇文之積不下於歷朝苟綜而錄之奚翅倍蓰於隋志乃脩元史者并此一門而無之不亦甚可惜哉同邑張茂才繼才爲碩儒待軒先生七世孫少孤從舅氏周松靄大令受學松靄愛其才更以甥館處焉由是業日益進於書靡所不窺嘗有志補輯元史藝文志予亦間發藏書以俟其探索繼才體素羸旋得

咯血疾顧猶晨夕研討兼事吟咏不輟未幾遂歿蓋此
志甫脫稿云嗟乎使天假之年則其所造詣又可量耶
松靄爲收集遺書將俟其子長而付之予偶從借讀深
嘆其網羅之富又惜其志之不得見於世也爰爲錄其
副而藏諸篋衍往者武林厲樊榭徵君嘗輯遼史拾遺
杭堇浦先生作金史補闕於兩朝藝文均有著錄今繼
才之書實堪與相鼎峙設有好事合而梓之不特補三
史之闕遺而作者之苦心亦庶其少慰於九原也夫乾
隆四十九年春二月

陳莊叔潮候圖說序

吾寧海國也靈長之德至異者莫如潮溯其發源辨其
疆畛測其盈縮稽其時刻昔人之書良亦夥矣苟非博
綜羣言而參之目驗以折衷其是非幾何而不致望洋
向若茫昧夫天經地緯之端乎邇來邑中相知究心斯
理竝見于著述者凡三家一爲周松靄大令之海潮說
三篇一爲俞潛山太學之海潮輯說皆能斟酌古今獨
抒所得其間多不磨之論今復見陳子潮侯圖說其體
源雖不離乎俞安道宣昭伯諸家之論特以大盡小盡
別極圖說以該春夏秋冬則較舊說更爲審密蓋陳子
稟承尊甫誰園上舍家學平日耳目濡染宜其攷覈深

確爲可傳也松蘿之書予旣爲題長歌而梓之潛山輯
說亦方謀剞劂以行世惟此編陳子尚藏爲枕祕頃奉
裁攜示予始得一讀憶昔人嘗石刻潮候圖于江濟今
亦不存而寧邑之南有鼃子三臺尤爲潮汐往來之要
道銀山雪屋風飈靡常行旅多不測之險設有好事取
此圖勒石置之伍公廟中俾航海者得按候而渡以免
覆溺之阨其功不亦宏哉吾友陳靖侯騎尉來鎮寧也
于防海濟民之策講求不遺餘力且獨解俸緡鼎新伍
公廟迄今榱桷煒煥爲海上具瞻寧人罔不感悅陳子
試舉斯圖質諸靖侯而告以芻蕘之言未知不以爲河

漢否也

陳奉裁重次于文序

昔梁散騎侍郎周思纂奉勅次鍾繇破碑成于文

見明澹模

居士跋侍其良器續于文梁書本傳作重大王羲之千字

既成爲武帝所賞加金帛

之賜時武帝及蕭子範子雲亦皆有作後之慕其才者
輒相仿效且至或續或廣如宋侍其良器之流不一而
足然其卓絕可傳者亦不多見良由斯道維艱字既一
定復束于韵譬諸織錦擘析舊縷綜爲新段苟微若蘭
之慧質而運以璇璣之妙思未有不對杼柚而沈吟瑟
縮者比讀吾友陳君奉裁勵志篇及論詩約言二作鎔

化古鏐以就已鑪鞴人工耶天巧耶可謂極才人之能
事就使思纂復生且以爲操我戈而入我室矣矧降是
諸賢特未有刊之以布藝林耳雖然昔思纂夜宿姑孰
逆旅有人謂其負絕世學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遇之
隆已皆如所言躬膺華林著作之任而奉裁抱通才浮
沈子衿豈文章遭際固自有其時耶他日倘遇逆旅人
試爲我一問之

尺苑序

聞之屈左徒之言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知古今度制
之不齊蓋非一日矣先王同律度量衡上以調鐘磬和

陰陽其次定禮儀攷制度作宮室夫豈細故哉故隋書
歷律志特著一十五等之制明古今之定則不可廢也
間嘗推度之所始知其原出上古爰博稽典籍凡有尺
之名目與夫長短盈絀之制上自庖犧下迄近代爲尺
苑一書聊備攷古之助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君子觀乎斯編而于
古今聖帝明王斟酌損益之道庶幾瞭如指掌矣夫

海昌訪舊圖序

代

嘉慶庚申冬廉使錫山公初奉移任湖湘之命浙之
人士被服德澤罔弗悵然有攀轅臥轍之想公且撫且

慰吾夙善疾而淡于宦情行且賦遂初繼見之期當復
匪遙旣莅楚二年引疾之章三上始得報卽輕裝浮沅
湘下洞庭不踰月而還江南杜門却軌圖書吟咏外人
事罕接聞以暇日乘秋風泛一葉訪舊于海昌蓋公之
爲監司也海昌爲旌節恒駐之地習其人情風土施于
政事則若與 文廟以造士脩白太傅之祠表徐忠懿
之墓以敦崇風節至于鞏固石塘經營防海之策尤其
殫心極慮之所在故雖退閑而不能斯須以忘海昌之
民也某聞公至亟偕州刺史煥亭黃君騎尉默齋陳君
趨迎覩公貌若癯而言論丰采無減疇曩私竊甚喜洎

接見二三故舊各執手道無恙卽命理歸楫請作信宿之畱不許曰吾姑之峽石謁白公祠乃夜泛谷水晨登紫微山手辦香謁祠中而去惟時送者觀者溢于衢路莫不咨嗟歎息如不勝情嗟乎公生長華胄自宮諭以來令聞世著而公尤以清節卓異受

兩朝特達之知敷歷中外餘二十載每莅治都用實心行仁政而于惻隱民瘼更切切于中故其述懷詩有云半世黃塵拋碧社十年白髮爲蒼生洵實錄也於是諸君子倩繪者作海昌訪舊圖各係詩歌以致不盡之思以某爲公舊屬又忝同譜之誼俾之一言引其首簡竊

惟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卽若白公引退之年亦已七十有一今公尚少白公之一紀視聽未衰雖高東山之志萬一肯爲蒼生而起及香山雒社潞公耆英之歲然後逍遙乎里第更有圖于屏風著之歌咏以敷揚盛德者庸遽知卽非海昌訪舊之人乎某雖不敏尚當執筆而紀之冊中凡作者若干人詩若干首

論印絕句序

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爲指事一象形二諧聲三會意四轉注五假借六皆古文也宣王時太史籀著大篆一十有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至孔子修

六經正明述春秋傳並用古文七國并爭車涂異軌秦人變古法書分爲八其一曰大篆次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模印齊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徐鍇議之謂符者竹而中剖字分半形摹印則屈曲填密蓋符以取信印以記事判然二體若後世官私印章旣以徵信復記姓名官堵正合子良之制而一二好古之士往往蒐羅各體凡禹鼎湯槃漆書蟲篆與夫鐘鼎尙學雌敦雞匱諸蹟離奇光怪百出而不窮雖去古漸遙猶使人想見蒼沮制作之大意故足尚也予少有印癖偶讀前輩沈房仲厲太鴻諸公論印絕句適然有會于

中間亦效贖且要同志者屬而和之通得如干首蒼爲
一編付之剞氏或謂篆刻之作昔人著述夥頤奚用是
茭茭爲曰不然子獨不見夫詩乎三百篇尚矣後儒或
爲訓故爲箋傳爲說爲譜爲疏至于爲詩品爲詩話爲
論詩絕句源遠而末益分要之均不失夫溫柔敦厚之
旨猶之乎印也在宣和則有譜海岳則有史嘯堂則有
錄順伯則有圖其他更僕數之而不能盡至儷以韻語
則所謂長言之不足故咏歎之苟循是以上尋古文之
啟趣究八體之離合庸詎不可爲小學之階梯六書之
鼓吹也哉

小桐溪吳氏重脩休寧厚田宗譜引

昔人以譜三世不脩爲非孝斯言良有見已楊園先生曰凡家譜十年一小脩六十年一大脩以甲子年爲始小脩小宗之人畢至大脩大宗之人畢來苟能從先哲之格言豈復有因循怠誤之憾哉吾家自明季播遷本支寥落又且散處四方音問闊絕是以本宗之譜多所闕略竊恒思繼先人之志詳加整比以示來葉而力有所未逮每清夜思之不禁潛焉出涕顧念歲月如馳失今不治徒滋後悔以死誰懟爰就數十年來所據舊譜考求明確者輯爲本宗支譜雕梓于小桐溪斯固小宗

之一脈也他年遇太宗有事之時卽以合之庶幾羣昭
羣穆本支百世蘇明允曰觀於斯譜孝悌之心油然而
生嗚呼後之人可不念哉可不勉哉乾隆五十有一年
歲次柔兆敦牂春王正月左臺三十七世孫騫謹識

送夢唐蜀遊序

昔揚子雲嘗賦蜀都爲時所稱道而左太冲作三都賦
亦以蜀爲首其歷敘山川之險阻生植之蕃庶宮室之
壯麗與夫人物之英奇雋偉迥非他郡所能及古有天
府井絡之稱良不虛也是以懷才抱志之士往往不憚
艱阻崎嶇咸思跋履其地或著爲詩歌以寫巖巒澗壑

之怪變或咏懷遺蹟以紀古今治忽之得失若唐李太白杜子美其尤著者之二子也竝負絕倫邁俗之槩遭時坎坷悵悵不得志凡一吟一咏迄今猶布在人口然則江山名勝不能自言其媿必藉文人才士以爲之發揮亦猶夫俊傑英豪幽居困躓非藉風雲之際會賢達之吹噓烏能自顯于世哉吾家夢唐天姿卓犖讀書志古爲諸生有聲膠序間且二十載顧累訕于場屋俛得俛失予嘗贈以詩有詞華三賦好湖海一身多之句一旦發憤思投其筆爲萬里之遊予甚惜其才而壯其志酌酒以祖焉嗟乎夢唐行矣倘過青蓮之遺祠訪浣花

之草堂摘章投咏以伸異代知己尚已方今蜀道坦平
皇猷遠播寢烽臥鼓印契巴渝間永無羽檄之警分藩
專閫諸大吏皆甚好賢而下士夢唐登臨覽古之餘盍
亦更進而求諸馬卿結駟之鄉張載勒銘之所安知異
日功名際遇不有如一子者乎雖衰老如予猶將畜眼
以待之夢唐勉乎哉

愚谷文存卷之三

愚谷文存卷之四

海寧 吳 騫 槎客

唐長孫无忌等進五經正義表跋

六經自漢儒訓故後至唐代而闡發益宏博良由高祖
首崇儒術開國之初卽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太學館設
博士郡國置生繼以太宗王府有文學之選殿庭有直
宿之廬燕閒接對咨訪彌勤有唐三百年文教之盛蓋
駸駸於是矣五經正義之作尤爲百世之所宗仰按新
唐書孔穎達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
琬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

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
駁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爲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
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
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
增損書始布下又宋崇文總目云五經正義唐太尉長
孫无忌與諸儒刊定表當卽其時所進然史稱永徽二
年而表後歲月在四年者蓋諸儒檢討首尾又歷三載
而後卒業上之也此表乃武林盧抱經學士從明錢孫
保求赤影抄宋本周易注疏中傳出庚子夏五學士有
太原之行扁舟過小桐溪道別始以告予許抄寄未果

今秋乃從下昂丁小正教授借得亟令兒壽鼎手錄以補刊本注疏之闕又按宋邢昺被命刊定論語孝經爾雅等注疏經進時度亦當有表如玉海稱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謂其援引不經辭意淺陋今論語正義中未見此文疑亦其進表中語而世行刊本皆無表又安得古本而補之以成全璧乎

六經雅言圖辨跋

予得舊抄六經雅言圖辨八卷有目無序第一卷六經二卷詩三卷書四卷五卷易六卷禮樂禮記七卷周禮八卷春秋題曰莆陽二鄭先生六經雅言圖辨甲科府

教許一鶚家藏甲科府教方澄孫校正考之諸家籍錄
多不載惟焦氏經籍志及黃氏千頃堂目僅有莆陽二
鄭六經圖辨並未著二鄭名氏而卷數亦各不符焦氏作四
卷黃氏作十卷注云一作四卷予細玩之則與通志堂所刊六經奧論
名異而書畧同但諸圖與卷次多寡行款先後微別耳
按六經奧論六卷明成化中盱江危邦輔所藏黎溫序
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唐荆川輯裨編從之 國朝
秀水竹垞朱氏以爲觀其議論與通志略不合疑非漁
仲之書今此書題莆陽二鄭者或疑謂漁仲與其從兄
景韋然予觀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有曰夾漈鄭先生

得而讀之云云則不但非漁仲所著亦并不出於湘鄉之手且書中間有引朱文公之說漁仲沒於紹興之末而朱子得謚在嘉定之初相距四五十年其非漁仲又不待辨矣通志堂刊本前有凡例言舊本論辨錯雜多爲之更正今核抄本各卷中正如舊次知此蓋猶未經明人改併變亂尤爲可珍又按此書本以雅言命名故次第先詩書禮樂而後易春秋試觀六經總論中可見刊書者全不體察輒將先後位置任意移易微是書幾失其本來面目不亦可歎也哉予於是并疑六經奧論之名亦後人杜撰非作者本意夫詩書執禮皆夫子所

雅言孔氏曰雅言者正言也作者蓋欲闡明正道以申經義未嘗故爲艱深詭僻之論炫惑人耳目復何取乎奧之云邪吾故曰非作者之本意也惟是二鄭之名卒不可攷姑俟博學者詳之

六經雅言圖辨第二跋

予前論六經雅言圖辨爲明人改易變亂謂之六經奧論而諸家簿錄罕有糾正之者按虞道園歸田稿序鄭氏毛詩云求之鄭氏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中於泉南觀得十數種泰定中齊履謙治聞亦取十餘種去皆未及刻然則此書

或亦在所謂五十餘種未刻稿中未可知也大約皆二
鄭門弟子輩各據其師說掇拾而綴成之故書中頗有
參差而自相矛盾者如三墳書通志以謂可信雅言圖
辨斥其辭詭譎怪皆不足信雅言圖辨詩經類辨亡
詩六篇乃笙詩有音而無辭至書經類書疑又謂南陔
以下詩亡其六此詩之闕文也武成辨謂武成一篇乃
史官雜識其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政事無害作史之
體先儒謂錯簡非也而書疑復云武成先後失次乃錯
文也凡斯之類皆不似一人手畢此又經義攷所未及
者故復摘其大畧如此

元東陽許氏詩譜鈔跋

元東陽許文懿公嘗以鄭歐之譜世次容有未當別纂詩譜繫於詩集傳名物鈔其間如二南相配圖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野有死麕猶之魯齋王氏欲黜淫邪之詩三十餘篇子朱子不取小序蓋其師學授受相承如此特所序諸國傳世歷年甚悉有足資討覈者爰爲輯訂附於詩譜補亡之後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譜者何論世之書也學者既觀於鄭歐之譜復以許氏之說參伍攷訂融會貫通雖四始五際直且探其微義又奚世之不可論哉

甲辰七月曝書後一日識

明婁江邵氏經學二書跋

詩序解頤一卷春秋通議畧二卷皆明邵氏升著升字偉元太倉州人歲貢生詩序解頤見於黃氏千頃堂書目而秀水經義攷不載予細觀之其書多直取攷亭詩序辨說之文自下已意間有之竹垞不著於錄豈有見而然與春秋通議略經義攷作通義略二卷并錄其自序云幽居文籍罕接坐臥以經籍自隨日有記札輒疏爲或問一卷凡例一卷微旨辨疑八卷總名之曰春秋通議略騫按微旨辨疑八卷六字竹垞蓋亦承黃氏書

目之譌說若如所列則當云十卷而非二卷矣此舊鈔本序中無此句故知二家皆不免訛以傳訛也

明黃岡易氏大學論語外傳跋

四書內外傳明黃岡易職侯氏所著見於千頃堂書目及經義存亡攷者俱不著卷數而竹垞則云未見客冬得殘本於粥盜者擔頭惜止大學外傳論語外傳而論語中又缺陽貨微子二卷詢厥由來蓋故家用以易茗盃而中庸孟子竟莫可踪跡并不知內傳何如不禁爲之搔攬易氏所著尚有易傳三楚文獻錄云未行於世嗟乎職侯一書生耳矻矻窮經著作滿家一旦遭罹世

難慷慨蹈義父死於忠子死於孝豈非吾夫子所稱志士仁人者耶其書之在天壤間固當與姚江黃氏之四書箴上虞倪氏之兒易內外儀嘉定黃氏之四書大旨淳浦黃氏之易象正等並垂不朽何以流傳絕少幸而斯編厯存又決裂於庸夫愚婦之手不亦重可歎哉爰爲裝整而藏諸拜經樓異日訪得全本當亟鈔補以成完璧曦侯之死明史以爲崇正癸未三楚文獻錄以爲乙亥陸元輔以爲壬午三說各不同究未審孰是

宋槧漢書殘本跋

漢書以宋真宗景祐中雕本爲第一當時惟位登兩府

者始得拜賜厥後仁宗景德重刊本亦佳故前輩論宋
槧本之精者舉無出漢書之右此一十四冊每冊爲一
卷皆列傳中間有闕番且亾其首尾刊書歲月莫可稽
然楮墨精好字兼歐柳筆如銀鉤鍊畫實目所僅覩至
其行款之古試以明南北監本校之開卷便迥然不同
如首行北監本列書名在上人名在下宋本則人名在
上書名在下此所謂大名在下小名在上者也次行監
本題漢蘭臺令史班固撰宋本則曰漢護軍班固撰攷
范史本傳固顯宗時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未久遷
爲郎典校秘書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自永平中受詔潛

精積思二十餘年迨建初中始成永元初大將軍竇憲
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坐免官遂死獄中是固作
漢書不盡在蘭臺令史時而稱護軍乃以其終於此職
也三行監本署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
子顏師古注宋本注上有集字按師古漢書敘例云晉
晉灼爲漢書集注一十四卷直永嘉喪亂不至江左故
師古爲此注亦號集注蓋是祖述灼意而世本都無集
字亦非也至注中諸家考校音釋俱極詳備監本任意
芟蕪全失本來面目微此本又烏從而知之昔何義門
太史嘗得北宋大字監本班書乃王麟洲故物惜其精

而不全其弟心友畏三又購得徐東海家北宋大字本
南宋乾道丁亥小字本義門自詫晚年多幸得見異書
今此本雖無歲月可稽中多避孝宗光宗諱疑卽慶元
嗣歲建安劉之同校刊之本更俟博識者詳焉

石鼓亭宋槧楊雄傳跋

右宋刻揚子雲傳予友張君芑堂所藏本也予自昨冬
收得宋大字本漢書一十四冊矜爲創獲而君亦於歲
杪構得此卷今春過石鼓亭出以見眎合諸子本行款
字畫無纖屑異蓋實出一板惟楮墨略有後先耳惜此
卷失其首尾無從契勘按予本每卷首行人名在上書

名在下次行署漢護軍班固撰而不曰蘭臺令史三行
顏師古注注上有集字卷尾書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
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不同並附各註之下又云正
文若干字注文若干字皆與近時行本異然不同是以
錢塘盧弓父嘉定錢曉徵諸先生均詫爲目所僅見各
爲之題跋昔人論宋槧書以景祐校刊班范二史爲第
一朝臣位登二府始得拜賜今此本中多避光寧廟諱
疑爲慶元嗣歲建安劉之同校定重刊本故楮墨之精
不在景祐之亞子雲傳雖闕佚不全然以明監本校之
注文多什三四卽下卷用他本補全者師古之注亦詳

備但不載諸家校本於卷末別刊補校一葉亦較勝近
時本子昔王弼州藏宋槧漢書前有松雪小像好事家
至以千二百金購之今聞已入 中秘人間不復見宋
本之舊君與予俱負書癖又同時收得此本雖吉光片
羽亦不可謂非與揚班有夙契者爰識數語以質於君
并示盧錢諸公爲書庫中添一佳話云癸丑夏五月識

笠澤叢書題辭

笠澤叢書世尠善本也久矣昔王阮亭司寇酷愛此書
嘗從黃俞邵徵君借鈔所謂金陵餅肆本也其後又得
毛斧季寄本所謂都元敬刊本也書皆四卷相傳出自

天隨子手編都本校黃本不同者惟多王益祥跋少憶
白菊閒吟二絕句及丙丁二集中篇章前後少異耳近
時三吳顧氏有刊本紙墨雖精好而亥豕舛錯殊甚亦
無王益祥跋似從黃本翻雕予恒欲訪求善本是正而
未果以文嘗言郁君陞宜收藏抄本最佳秋日因偕過
郁君東齋軒借得視顧本洵善後有王益祥跋已缺七
十餘字省其篇章次第似據都本傳錄但不見南濠跋
耳校畢復出予拜經樓所有舊人鈔本覆校始知前二
本字句間爲後人率意竄改正復不少予此本洵乎可
珍惜阮亭司寇不及見矣按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叢書

爲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衮刊於吳江補遺一卷用蜀本增入又云蜀本七卷元符中鄆人樊開所序此本正七卷第八卷爲補遺又不知出自誰手視顧本少古近體詩十二首送小雞山樵人序及樊朱諸人序跋合諸樊序所云八十餘篇者則定爲蜀本無疑惜卷尾零落耒耜經自散塲去芟者以下缺五歌序一首亦缺然而世無都本已不知黃本之紕繆若此又孰知尚有蜀本者存於今日以匡二本之失屈指自樊氏爲序以來已閱六百七十餘載豈非所謂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者耶手較旣訖因跋其後并以示以文云時乾隆

甲午秋日

南部新書跋

錢希白南部新書世尠佳本類說說郛諸書之挂漏固
亾論已錢塘厲樊榭徵君平生於典籍蒐訪不遺餘力
獨是編僅得事實二百五十則蓋足本之難得如此予
家舊藏是帙視厲本多過三之二唯馬首少一序且字
多脫訛未經讐校今年夏以文出示其昔日手抄本首
序尚存并錄諸家校勘丹黃粲然因假歸補錄而是正
之合諸繡谷先生所言則此正從高寓公槧本傳抄者
洵稱善本矣然予猶不能無疑者按希白爲武肅曾孫

故書中有稱我曾祖稱武肅者而戊集沈既濟一條乃云後仕吳越錢氏與前後若出二手何也豈原本既多散佚後人雜從他書補輯未及深訂故耶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至其間朱筆點次不知誰何率多未當觀者略焉可也

書宋趙孟奎分類唐歌詩殘本後

南宋秘閣修撰趙孟奎文耀唐分門纂類歌詩十冊昨歲見之吳門舊肆乃宋槧本楮墨精好後有毛斧季手跋及王石谷唐孔明報書蓋汲古閣中舊藏也及讀斧季之跋歷敘得書原流至欲求全本令其戚嚴拱侯宿

逆旅爲失金者所累蒲伏公庭手探沸油幾於性命不保不禁爲之詫歎古來求書者多矣未聞有此奇阨他日與鮑君以文言之以文負書癖不減斧季卽往吳中物色之已不可得未幾獲此舊抄本凡六冊首尾間有闕翻約可一十二卷蓋江都馬氏璠璫山館所散出者欣然以示予予觀其跋雖非斧季手書并少石谷孔明二劄然鈔手端整猶不失爲中郎之虎賁因思孟奎當日纂輯此書卷盈百數詩四萬有奇作者至一千三百餘家自序言上自聖製下及俚歌郊廟軍旅宴饗道塗感事送行傷時弔古慶賀哀挽遷謫隱淪官怨閨情閒

居邊思風月雨雪草木禽魚蒐羅包括靡所不備俾覽者如入建章而睹千門萬戶之富動心駭目迷不知其所從罔羅可謂廣且備矣然自來收藏家舉未見著錄逮明崑山葉文莊公從雷侍郎景陽鈔得殘本二十餘卷爲之題跋著於涇東藁而人始知有是書後來琴川錢氏毛氏雖皆有之然全本卒不可得豈書之顯晦亦誠有定數而予也生後百餘年無意之中兩得寓目嘗鼎一臠固不可謂非厚幸也自序又言少日常從雪林李龔論詩及輯是編亦與合訂而足成之案龔字和父笠澤人家吳興三匯之交效元白歌詩不樂仕進年登

耄期有漱石吟梅花衲翦綃集等又佩楚軒客談曰和父自作墓誌有鄧伯道之恫未幾死趙文耀爲誌葬之何道兩山間樹梅百株趙德符題其碣云宋詩人雪林李君之墓据客談之說則孟奎不特天水帝胄性耽風雅卽其於交友之間誼敦終始抑亦篤行之士哉因胥季攷孟奎世系并附于此乾隆丁未秋日

咸淳臨安志跋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一百卷歷今數百年卷帙繁重儲藏家罕得全本朱竹垞檢討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槧八十卷又借鈔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厥後

書歸花山馬氏轉入桐鄉汪氏錢塘吳尺鳬趙誠夫展
轉購鈔或宋槧或影宋鈔大抵皆闕七卷者乾隆乙未
予始從鮑君以文得此本凡宋刻二十卷影宋鈔七十
五卷通計九十五卷較曝書亭本多二卷六十五此則
竹垞所未見也以文云雍正辛亥竹垞孫稼翁攜宋槧
臨安志三十五卷售小山堂趙氏趙復從吳氏補錄其
餘乾隆癸巳正月偶得平湖高氏本二十二冊中間節
次闕失而盡於八十一卷每冊有季滄葦圖記以傳是
樓宋板書目證之卷帙相符蓋卽東海舊物也內第四
卷迄第九卷實季氏補鈔中稱理宗爲今上當是施諤

淳祐志羣入者以文撤出施志六卷就吳氏存雅堂補鈔而歸於予其影鈔之精亦不減宋刻厥後姚江盧抱經學士姑蘇黃蕘圃主事皆就予本借鈔所闕二卷今仍闕者第六十四卷歷代人傳九十卷紀事九十八卷紀文九十九卷紀文一百卷歷代碑目予嘗欲取周淙乾道臨安志及成化萬歷二杭州府志等補之庶幾猶可得其全也

元大一統志殘本跋

元大一統志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孛蘭盼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秘書監岳鉉等纂上其書於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蹟形勢人物風俗土產

之類網羅極爲詳備誠可云宇宙之鉅觀堪輿之宏製
矣惜乎明初脩元史者編纂草草而地理一門尤爲疎
畧苟憑此志爲權輿更加之檢核庶幾在宋遼金之上
乃竟不知出此何歟迨永樂中詔脩一統志迄於天順
五年始克成編大都不過刺取元一統志之什一而其
間挂漏舛譌又不可勝計卽如各府州縣廢置沿革一
門元一統志正文旣詳復取古今地理各書參互攷證
而細注其下明一統志盡變正文爲小注僅僅摘取數
語其餘槩從割棄雖沿革且都未備如健爲縣下明一統志載宋併玉津
縣入焉徙治懲非鎮元仍舊考元一統志云宋乾德四
年省玉津入焉大中祥符四年徙治懲非鎮按縣治在

府大江之下臨江濱距府百二十里縣治荒簡無居者
自歸附後徙玉津鎮玉津在縣界上亦臨大江之濱去
府城二十里不遠距健爲一百里是健爲于元初已從
懲非鎮徙治玉津鎮矣而所謂歸附後者以前總序中
已有自歸附國朝之語故此但曰歸附且其序述詳明
若是乃明一統志猶憤憤焉幾使讀者至今猶疑健爲
縣之在懲非鎮寧不可哂乎又如彭州名宦中之劉易
從按明一統志作陳易從攷易從乃唐工部尚書劉審
禮次子其事詳見通鑑元一統志偶誤刻作陳易從然
古蹟九女塚下本作劉易從卽屬一人而明一統志亦
不能更正其他訛舛豈復知有所謂攷證哉此書前輩
尚多姑舉其一二
間有著錄亦多舛誤國史經籍志不著撰人名氏攷其
居易錄作岳璘而遺李蘭盼始末惟元王士點商企翁所輯秘書監志爲詳凡修纂
歲月校寫人員裝潢書畫匠祿食繕寫紙劄收掌儲藏
靡不周至可想見當日之慎重往嘉定錢曉徵宮詹嘗

借鈔南濠朱氏殘本元大一統志四百四十三翻每冊有處州路儒學教授官印其疆域乃河南陝西江浙江西等省今此僅四百三翻較朱本又少四十翻其疆域則止四川一省之彭州威州茂州簡州嘉定路眉州沔州蓬州重慶路夔路達州等且皆闕佚不全然楮墨精好並無官印自是民間流傳之本地理諸書如宋刻乾道咸淳兩臨安志嘉泰四明志會稽志嘉定赤城志等至今傳本尚多矧元刻部籍流於人間又奚可勝計偶從粥故書者見此漫憶而識之乾隆甲辰秋日

按錢宮詹跋元大一統志謂原有兩本至元二十三

年世祖命集賢大學士行祕書監事札馬刺丁與祕書少監虞應龍等修輯二十八年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祕府此初修本也成宗大德初復因集賢待制趙忭之請作大一統志元史大德七年三月戊申卜蘭禱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此再修之本也官詹兩本之說未知所据何書審攷元祕書監志至元乙酉_{二十二年}欲實著作之職乃命大集萬方圖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無外之大詔大臣近侍提其綱聘鴻生碩士立局置屬庀其事凡九年而成書續得雲南遼陽等書又纂修九年而始

就今祕府所藏大一統志是也因詳其原委節目爲將來成盛事之法又大德七年五月祕書郎呈奉祕府指揮當年三月也可怯薛王德殿內有時分集賢大學士卜蘭禧昭文館大學士岳鉉等奏祕書監修撰大一統志元欽奉世祖皇帝聖旨編集始自至元二十三年至今才方成書以是繕寫總計六百冊一千三百卷進呈欽奉御覽過奉旨於祕府如法收藏仍賜資纂集人等据此志則大一統志以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開修首尾共歷一十八年迨成宗大德七年始成而卜蘭禧岳鉉等奏進當卽札馬刺丁等奉

敕始修之本未嘗有兩本此書體大事繁非十數年纂輯不能成也宮詹又云按至正六年中書右丞相別兒乞不花等奏大一統志于國用尤切恐久湮失乞刻印許有壬奉詔撰序其文略不及大德重修事似當時所刻乃至元本非卽此本竊疑所請刻者當卽卜蘭禡岳鉉等所進之本按祕書志所載纂修繕寫俸食儲藏無不具悉獨未嘗載及刊刻蓋此書多至一千三百卷帙既繁刊板非易直至至正六年始刊行之事未可知祕書志成於至正二年故始終未及刻印事而許序不及大德重修益可證其無兩

本矣惜此殘帙無歲月可稽至其卷數國史經籍志及千頃堂書目等並以爲一千卷殆亦未攷祕書監志而云然與

明廬江王藏元刻圖繪寶鑑跋

嘉慶壬戌夏日偶收得元槧圖繪寶鑑楮墨精好古香
醃醕卷首有廬江王書畫記印章蓋明藩邸舊藏也按
明史鄭靖王瞻埈庶子見滿宏治三年封廬江王四傳
至王載禪居懷慶崇禎十七年二月流賊陷城王朝服
罵賊而死此書雖未著王名然其裝潢極精外用磁青
花緞包裹前後復以黃緞界烏絲闌細標卷目帖於面

款制迥非民間藏書可比又豈特所謂宣綾包角藏經箋而已計自明季迄今又百六十載滄桑變易宗社久墟玉几金牀無可復問獨區區卷帙猶能追劫灰燐燹之餘展轉流落我輩手回憶廬江之遺烈又不禁爲之歔歔而隕涕也書凡五卷與讀書敏求記所載相符較明毛氏津逮秘書所刊及近世續補本刪節不全者過之遠甚卷首抱遺老人手書序尤佳是歲重陽日識於拜經樓時年七十

善權古今錄跋

右善權古今錄自板葉散燬求之久而未得去春客游

陽羨任安上茂才訪借得蔣西一氏允岳舊鈔本因攜
過黃處士湘雲水墨齋湘雲有才女香冰見予手此書
不釋因屬其弟歡郎傳錄副本手校以遺予按西一又
字岸生京少先生從父行也善權爲荆南名刹康熙中
以惡僧肆虐致罹燔如之酷寺中歷朝古蹟一旦悉成
煨燼識者痛之西一跋譬於恒沙劫火是亦付之莫可
如何而已香冰名蘭雪尤擅吟咏書有晉唐風格乃能
爲予料理此書以續空門文字之緣皆非偶然者爰爲
識其後

重校千頃堂書目跋

千頃堂書目三十有二卷晉江黃俞邵先生所輯也先生家多藏書博聞洽記嘗以諸生預修明史食七品俸先是其父明立監丞有千頃齋書目六卷俞邵稍增廣之及入史館乃益加裒集詳爲注釋故又有明史藝文志之目蓋以前之名紹承先緒而後此云者欲自盡其職志也雖不必如向歆之敘畧蘭臺之授受要其遐蒐廣攬亦已勤矣惜當時不盡見用唯朱竹垞檢討雅重之其輯經義存亡攷往往徵引其說至於明詩綜則凡爵里姓氏以及序次先後壹皆依之其篤信如此俞邵旣沒遺書散軼此稿又未經授梓是以流傳絕少予屬

鮑君以文物色之數年始從茗仙購得審視則堇浦先生道古堂藏本也有其手跋它日面質之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蓋堇浦晚歲雙足恒不良於行侍史往往竊架上書以賣不意此本展轉流傳仍爲我輩所得信昔人所謂有翰墨緣者矣然堇浦本尚多漏略疑爲俞邵初稿復借錢塘盧抱經先生金陵新校本勘補書既加詳且多序目似是史局增修之本未幾讀道古堂遺文又得黃氏書錄序一篇遂亟錄之願序中言地理一門黃氏尚多挂漏已因取內閣書目爲之增補而予還閱此書又不如所云其理殊不可解豈此外別有一本

耶竊不自揆間取諸家書目續爲增訂拾遺補闕愧非其才聊以備四庫之實錄耳葦浦季年復輯歷代藝文志惜乎卒業未幾奄捐館舍每欲從之借鈔訖以弗果中郎遺籍不知終歸誰氏之手爲之閣筆三歎乾隆乙未重陽日

經史避名彙攷跋

子友周耕厓孝廉之沒予旣爲之傳猶以未能悉讀其遺書爲恨明年君仲子勳常手所輯經史避名彙攷見跡予反覆循覽歎其宏通淹博誠學士家必不可少之書也夫公私諱避之義自三代以來著在經傳者亦旣

詳矣是以昔范獻子聘魯而歸自悔不學名其二諱夫子言徵不偁在言在不偁徵見聖人之慎也如是迄乎後世斯道益嚴於凡名物度數官爵地理至草木蟲魚苟稍涉於嫌忌無弗改避沿襲浸久展轉相承往往昧厥本初試觀二十四史中此類尤不可殫述學者恒苦涓澠之莫辨卽有能舉其什一而遺其什九者多矣君於書史能爬梳抉剔疏通證明務探其蹟而窮其本門類有原名序例帝王宮掖儲副藩封戚畹官僚宦寺親屬師友道釋閨門神祠遠服雜諱凡一十有六爲卷四十有六大要以經史爲綱領諸子百氏爲條目旁徵曲

引寧詳毋畧視漢汝南君諱議晉陳承祚釋諱唐人諱
行錄等奚翅倍筵過之可不謂之集大成哉君子書無
所不窺平生攻苦績學矻矻孳孳靡間寒暑雖南北舟
車未嘗一日廢書著述凡二十餘種無慮數千萬言已
雕者孟子四攷文昌通紀關帝徵信編廣德州志等久
布士林惟此書卷帙旣繁積數十年之功甫脫稿而遽
捐館舍未及梓行爲之搯攬嗟乎昔人有言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夫子作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辭微辭者蓋亦
有所諱避也好學深思之士果能精究乎此書則若獻
子之所云者吾知免矣

刻王節愍公遺集跋

錢塘王昭平先生正命以來一百六十餘載予旣從三橋蔣氏摹得小像遺囑勒石西湖復輯其詩文雜著爲遺集一卷蓋先生之後頗式微或遠遊四方是以遺聞佚事多無從諮訪良可慨已蔣又藏董宗伯其昌所撰先生母趙孺人墓誌備述先生父國柱之方正其子均年未舞象密封股以療大母疾知其一門至行累葉相承循吏賢媛忠臣孝子實武林縉紳中所僅見又攷先生生平實三娶元配趙繼娶林與沈而其外孫陳侍御作傳不及林子嘗觀遺墨有內姪孫林璐跋更合之董

誌而灼知其脫誤又公子均嘗割股療大母而傳以爲母亦誤刻旣成爰識於簡末

毛西河毛總戎墓誌銘跋

右西河檢討所爲毛總戎墓誌銘昔山友奚純章處士嘗偕予過堇浦杭先生於道古堂談次及皮島事先生慨然出此文矧予因假歸屬純章手錄副本藏之三十餘載矣讀此誌知文龍之殉實爲袁崇煥忠功枉殺然不旋踵而崇煥磔死於市家貲籍滅無子兄弟及妻皆流三千里其慘報視文龍更數倍可見陰謀傾險之輩害人害己禍機反掌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史臣曰自二人死而明公遂
決嗚呼豈非天哉

渤海陳氏家乘補跋

聞諸前輩之言曰家出一貴人不若出一文人蓋人生
得志或被服軒冕之榮或寵膺綸綍之贈近及乃躬遠
或數世已爾若夫含貞葆素之士賁跡邱園日夕仰屋
而吟喏暇則蒐訪先世之舊聞鄉邦之佚事探蹟索隱
微顯闡幽可垂之百世之下儕於三不朽之列以視夫
委蛇朝廟日昃不遑者翻若有一日之贏吾於渤海陳
氏家乘補而深有契於斯言之不謬也陳於寧爲右族

本姓高爲宋武烈王瓊之裔明初有贅於陳者遂襲其
姓自宋元明迄 本朝數百年來簪纓科第之盛非他
族所能及載於志乘者固班班可攷然歷世寢遠其間
嘉言嫩行亦難保無遺佚亾友誰園太學爲中丞孝威
先生六世孫少負異稟博學工文詞性恬雅不慕華貴
中歲謝舉子業壹意潛修撰述甚夥惜未刊梓行世而
歿是編亦其手輯稿藏于家比族有事重修家乘君從
子半圭茂才求得之復爲訂補手錄成帙間以示余余
披尋至再手澤如新而君也宿草久矣孔子曰慎終追
遠民德歸厚予於二君並有金蘭之好旣喜誰園編看

之苦心從此得表見於世又嘉半圭網羅放失不遺餘力構得此編與手輯乾初先生遺集均可爲文人之偉業視昔邵伯溫褒德錄韓元吉桐陰舊話等何多讓焉故不辭而識其後

陳乾初先生年譜跋

予輯乾初先生年譜間取詩文各題附係逐歲之下將以備參攷也蓋世遠年湮傳聞各異賴著述之存可藉以稽其出處與凡交游往還唱酬離合之跡是以斗南之譜靖節多据詩文以求其事實繼是西蜀張續作靖節年譜考證亦往往摭陶公詩文用相印正故知以事

係年以詩文係事乃尚論古人之一端然而恐猶有未盡者何以言之卽靖節之悼亡見于怨詩楚調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斗南係于太元十九年甲子時靖節年三十而喪妻引禮三十曰壯有室又引杜左傳注偏喪曰寡謂靖節兩娶皆翟氏陶九成輟耕錄載栗里譜則援此二語以爲在太元九年甲申靖節時年二十謂是失妾其他互異者尚多彼二公所據同一詩語而其不同尚如此矧予之單見謾聞能信其必無疎舛乎所冀達識之士如西蜀張氏者更弼予之違而益其所漏實厚幸云

今本輟耕錄栗里譜載靖節妾翟氏偕老妾疑妻之譌觀下文翟湯云云可見

題忠孝支族譜後

右宗譜四巨冊爲吾族休寧縣市忠孝支裔孫太學澂天舊藏也予自乾隆甲申乙酉間卽有志重輯本支厚田里宗譜時時假此譜以較其同異蓋爲明嘉靖七年左臺三十二世裔孫津重修本其間雖不無紕繆然較諸傳鈔者猶爲可徵甲午之春予省墓歸休寧嘗謁忠孝支宗祠于北門外見規制宏敞心竊韙之以爲支下之裔敬宗收族者尚不乏其人也按忠孝支與吾厚田支同出于左臺公左臺公十一傳爲七公諱翊生二子長諱景誠次諱景安澂天爲景誠公子諱進之後而予

乃景安公子諱潛之後自支分以來又二十餘世矣然
吾二家先世皆從休寧徙于小桐溪百年以來喜相慶
哀相弔其族誼實與近支有服屬者無異昔淵明與長
沙昭穆既遠以爲路人至于臨別贈言慨焉寤歎猶致
念于厥初矧吾二家居同邑而徙同鄉其能漠然相視
乎徵天實後子兩世以其十年以長故自少兄呼之今
下世已九易寒暑後嗣皆能讀書世其業子厚田舊譜
明萬歷中燬于火至乾隆丁未始重刻中間缺譜者百
數十年而忠孝支獨至今無失墜其謹守光緒有足多
者爰識數語俾益珍之時癸丑暮春

愚谷文存卷之四